

## 第一章 穿成三無小才人

「主子，午膳來了。」皇城西六宮最偏僻的流霞軒，宮女夏禾提著個雙層紅漆食盒走到桌邊，將飯菜一一拿出，「今日膳房的菜色還行，窩頭也蒸得格外鬆軟，您應當能多進些。」

離桌邊不遠的長榻上正躺著位淺色裙衫的病美人。

恰逢雕花木窗半敞，四月天的陽光斜照入室，灑在雲鬢微鬆的美人身上，哪怕身居陋室、未施粉黛，也絲毫不損她昳麗嬌美的容色，純淨光線照得她一身雪白皮膚越發清透，盈盈泛光般，令人一眼難忘。

聽到夏禾的話，榻上的美人兒緩緩睜開眼，掃過桌上擺著的兩菜一湯——一碟焦黑的鹹魚，一盤煮得稀爛的青菜，清淡得可以養魚的蛋花湯。

「唉……」就知道對御膳房那些踩高捧低的，不該有什麼期望。

陸知晚本就懨懨的眉眼更加鬱悶，腦袋往後一仰，「我沒胃口，妳吃吧。」

「主子，您別這樣。」夏禾走到榻邊，苦口婆心勸道：「您大病初癒，多少也吃點，不然身子哪受得住。」

陸知晚躺得筆直，閉著眼自暴自棄地想，這些哪是人吃的？劇組便當都比這多些油花，社區樓下的野貓看到那碟鹹魚都得嫌棄翻白眼……

君子不食嗟來之食，她陸知晚今天就是餓死在這，也絕不會吃這些！

半個時辰後——

「別說，這鹹魚雖然賣相差了點，就著窩頭還挺香。」

吃完四個窩頭後，陸知晚一抹嘴，雙眼明亮地看向夏禾，「還有嗎？」

感覺還能再吃四個。

夏禾目瞪口呆，嚥了嚥口水，「沒，沒了……主子若是還餓，奴婢再去想想辦法……」

「那不必了。」陸知晚也知道當下這個處境，夏禾能弄來一些新鮮飯菜已屬不易，自打三日前穿越過來，這小丫頭是唯一對她釋放善意的人，她也不想給人添麻煩，「還是等晚膳吧。」

聽得這話，夏禾眼眶微紅，哽咽道：「主子被胡婕妤推下水，好不容易撿回一條命，本該好好補一補身子才是，若是咱們還在府裡，奴婢定然每日給主子煮雞湯、熬糖水。」

雖說從前在府裡，主子在後娘手下過活，日子也不算順心，吃喝上卻沒受過罪，哪知一朝入宮，因著一張過於漂亮的臉蛋，遭到眾妃嬪的打壓與排擠，日子過得慘兮兮，連體面一點的宮女都不如。

夏禾心下感慨不已，餘光瞥見主子仍是那副魂不守舍的模樣，輕歎口氣，「主子再回榻上歇會兒吧，奴婢熬好藥給您端來。」

說罷她收拾碗碟，先行退下。

陸知晚獨自坐在屋裡思考人生。

第三天了！這是她穿來第三天，天知道上一秒她還吊著鋼絲拍攝一場水面打戲，下一秒鋼絲斷掉，她落在水裡掙扎著要浮起，腦袋卻被一隻手用力往下按。

好不容易從水裡抬起腦袋，頭暈眼花間便見一群珠光寶氣的女人圍著她，你來我

往說著些怪話——

「貴妃娘娘明鑑，絕非我們推陸才人下水，是她的髮簪掉入水中，她自己跳下去的。」

「是呀，諸位姊妹都可作證，我們是好心拉她起來。」

「這事本宮可以不追究，但提醒妳們一句，玩鬧歸玩鬧，可別弄出人命，給我添麻煩。」那一襲緋紫宮服的高貴女人說罷便眾星捧月被宮人們攬扶著離去。

陸知晚暈過去時還在想，她這次接的是仙俠劇啊，怎麼跑到隔壁的宮鬥片場？跑兩份龍套，得有兩份報酬吧？

然而報酬沒有，倒是有個仇等她報——

真正的清原縣縣令之女陸知晚，死在宮鬥裡，作為借屍還魂的穿越者陸知晚：

「……」

怎麼說呢，陸小姐化作厲鬼索命報仇的可能，都比她這個廢物打工人拳打胡婕好腳踢東西六宮、逆風翻盤的可能性大。

她現在只想回到她溫馨的小家，點一份炸雞和可樂，窩在沙發裡玩手機，而不是在這偏僻冷清的皇宮角落，吃著鹹魚就窩頭，沒爹沒娘沒朋友，外面還有一個虎視眈眈的後宮霸凌團。

「唉，這造的什麼孽——」陸知晚第一百五十六次仰頭問天，「這樣對一個遵紀守法的美女，你的良心不會痛嗎！」

話音剛落，窗外一聲「轟隆」驚雷炸起。

長睫顫了顫，陸知晚扯過被子蒙住臉。算了算了，活著就行。

不過想在這後宮生存，難度可不小——原主人宮這三個月，示弱、低調、夾著尾巴做人，還是被欺負、被霸凌，最後丢了小命。

忍氣吞聲沒用，那高調反擊？可自己這麼個沒地位、沒家世、沒人脈的三無小妃嬪，拿什麼反擊。

皇帝若是個好色的，她還能靠臉搏一搏，問題是後宮環肥燕瘦的美人兒一大堆，皇帝卻鮮少踏足——也不知是他眼光太高，看不上後宮美人，還是他喜歡男人，抑或是那方面有毛病？

「唉……」陸知晚閉眼往床上一倒，在這不講武德的後宮，她真是半點前途都看不到。

在流霞軒長吁短歎了三天，陸知晚整個人散發著濃濃的喪氣。

夏禾都被她喪得受不了，委婉提議，「今兒個天氣好，主子不如出去轉轉，透透氣？」

陸知晚道：「不想動。」

「可是您已經躺了三天了。」

陸知晚道：「累了我會翻身的，別擔心。」

夏禾：「……」誰擔心這個了！

主子的事她也不敢多說，歎了口氣，提步往外走去。

才將出去沒多久，夏禾忽又折身返回，「主子！」

陸知晚抱著被子，「妳別勸了，讓我繼續躺著吧。」

「是不是不是。」夏禾飛快搖頭，「是胡婕妤和趙美人她們往這邊來了！」

陸知晚懵了一瞬，等反應過來胡婕妤和趙美人就是後宮霸凌團的小頭目，柳眉擰起，距原主落水才過去幾天，她們這就迫不及待上門找碴了？

「妳就說我出門賞花了，不在。」

「啊？可是一一誤？」

不等夏禾將「您不是在屋裡嘛」說完，便見床上那道纖瘦身影一個鹹魚打挺，「唰」地從床上彈起，而後三步並作兩步跑到窗畔，俐落翻了出去。

整套動作行雲流水、一氣呵成叫夏禾都看直了眼。

等回過神，屋裡早已不見自家主子的人影，倒是屋外傳來胡婕妤等人疑惑的聲音——

「方才好像有什麼東西閃了過去？」

「有嗎？或許是野貓？」

「噦，流霞軒這種清冷窮酸地，耗子都連夜收拾包袱另覓生路，哪還有貓跑這來受罪？」

這話惹來一陣嬌笑，笑過之後，那群花枝招展的年輕美人走了進來，揚起下巴環顧了屋內一周，沒見到人，才皺眉看向夏禾，語氣不善，「妳家主子呢？」

夏禾從窗戶收回視線，低頭訕訕答道：「諸位娘娘來得不巧，我家主子出門賞花了。」

「她還有精力賞花？」

在場位分最高的胡婕妤恍若聽到什麼笑話，「看來這回落水她並無大礙，裝得這麼嚴重，難道想以此引起陛下的注意？」

夏禾本想爭辯，但想到主子都跑了，自己逞口舌之快也沒意思，於是默默低頭裝啞巴。

胡婕妤等人撲了個空，也不著急，反正她們旁的不多，閒置時間一抓一大把。

幾人嘀咕一陣，覺得以陸知晚那副柔弱身子，在外轉一圈應當很快就回來，便圍坐在院外石桌守株待兔。

「我看她們純屬閒得心理變態，放在現代做不完的卷子、打不完的工，天天卷生卷死，恨不得倒頭就睡，哪還有閒功夫去折磨人！」遍栽紫薇花的夾道間，陸知晚踢著地上的石子洩憤，「這皇帝也有毛病，沒那金剛鑽，選這麼多妃子進來幹麼？養蠱啊。」

明明是陽光明媚、微風輕柔的好天氣，陸知晚的心情卻很不美妙。

她實在不知道自己一個現代人在這封建後宮該怎麼活，可叫她現在去死，她也沒那個膽。

「咻——」又一枚石子被踢飛，直直擊中前方的老槐樹。  
槐樹枝葉微不可察抖了抖，而後似有重物墜落發出悶響。  
陸知晚低著頭走，一開始還沒注意，直到一陣「嗡嗡嗡」聲襲來，才後知後覺抬頭。  
這一看嚇一跳，只見樹下躺著個碩大的馬蜂窩，那群突遭地震的馬蜂宛若一團憤怒的黑雲，氣勢洶洶朝她飛來。  
「臥槽！」陸知晚小臉雪白，誰能告訴她，皇宮裡哪來這麼大一個馬蜂窩！  
身體比腦子快，不等她去想，兩條腿本能往外跑。  
那些馬蜂大抵以為是她捅了牠們的窩，嗡嗡嗡嗡窮追不捨。  
陸知晚人都傻了，拿出八百米競賽的速度一路狂奔。  
可她初來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跑著跑著也不知跑到哪，前面突然沒了路，好在天無絕人之路，前路雖不通，但坡道左下方就是一條河。  
這群馬蜂就算再豪橫，總不能鑽水裡蟄她吧？  
思及此處，陸知晚深吸口氣，提起裙襬就往河邊衝，誰知才衝到一半，岸邊楊柳後忽然走出一道高大的玄色身影。  
烏黑雙眸陡然睩大，陸知晚失色大喊，「前面的，你快讓開——」  
岸邊那道頑長的背影一怔，緩緩轉過身。  
陸知晚壓根顧不上去看那人的模樣，連忙腳剎降速，然山坡太陡，急剎不及，反倒絆上石頭，下一刻，她整個人化身為球，直愣愣朝岸邊的男人撞去。  
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！」  
「撲通——」  
巨大的水花炸起，那群馬蜂也止住追殺的腳步，在岸邊嗡鳴盤桓，看著河裡的兩人撲騰——  
「誒誒誒你別扯我裙子，要扯掉了！」  
「咳……妳這瘋女人……」  
「誰瘋了？你再罵一句！」  
「朕不會水，務必救朕上去，否則朕誅妳九族！」  
朕？儘管掉進水裡，情況狼狽，陸知晚還是清晰捕捉到這個關鍵字。  
什麼玩意？這人是皇帝？  
好離譜，好荒唐，為什麼皇帝會出現在這偏僻冷宮地帶！  
又一次來不及思考，求生本能讓她奮力保持著身體平衡，同時分出精力拽住身旁不斷下沉的男人。  
斂水並不難，難的是還要帶一個不會水的人上岸。  
連著嗆了好幾口水，又忍著腳抽筋的疼痛，陸知晚好不容易才將那身形高大的男人推到岸邊。  
等她濕淋淋爬上岸，四肢都脫力癱軟，仰躺著大口大口喘氣。  
這男人吃什麼長大的，也太沉了！  
待氣息稍緩，她恍然發覺身側半晌沒動靜，眉心一跳，忙低頭看去。

只見體格高大的男人渾身濕透，單薄的玄色衣袍緊貼著身軀，午後光線充沛明亮，將他健碩胸腹間的肌肉輪廓照得清晰可見。

視線由頎長的軀體往上，落在他的臉上。

不得不承認，這人生著一張極為英俊的臉，濃眉高鼻，眼形狹長，眼尾弧度微微上翹，濃密纖長的睫毛根根分明，沾著水光，無端添了幾分破碎感。

陸知晚眼底閃過一抹驚豔，沒想到狗皇帝的顏值這麼高？這放在娛樂圈妥妥的顏霸。

不過現在不是欣賞男色的時候，想到他落水前說的「誅九族」，她脖頸一涼，忙推他的胳膊，「陛下？你沒事吧？快醒醒。」

推了好幾下，皇帝沒反應。

陸知晚額心突突直跳，不會淹死了吧？

完了，要是皇帝死在這，她小命也難保。

「陛下，你可千萬不能有事啊！」急急喊了一聲，又對著男人冰涼的臉龐一陣連拍。

見他仍沒反應，陸知晚再顧不上其他，深吸一口氣，抬手去扣他嗓子眼，而後俯身覆上。

微風輕拂河面，陣陣漣漪被陽光照耀，泛起碧波粼粼。

蕭景廷意識回籠之際，只覺唇上貼著兩片柔軟溫熱，挾著淡淡香氣的新鮮空氣陸續渡入口中。

「怎麼還沒醒？」

「唉，你快點給些反應啊，可別真死了！」

「要是就這樣死了，你也太冤了吧。」

唇上溫熱鬆開，女子的嗓音帶著些許喘息，下一刻，兩隻柔軟的手壓在胸腹位置，不停地按壓。

隔著濕漉漉的衣袍，他能清晰感受到對方掌心傳遞而來的溫度與力量。

這會兒碰他的是個女人，還是個被馬蜂追著，把他撞進河裡的瘋女人。

奇怪的是，他一向最厭惡旁人的碰觸，此刻這瘋女人對他又親又摸，他卻……並不反感？

在這怪力瘋女人壓斷他肋骨之前，蕭景廷喉中悶哼一聲，緩緩睜眼，「咳……」

「你醒了！」陸知晚難掩欣喜盯著他，「太好了，你剛才半天沒反應，真是嚇死我了。」

蕭景廷仰躺在地上，黑眸瞓了瞓，這才看清這瘋女人的模樣。

烏黑長髮凌亂披散，她身上淺色衣裙緊貼著纖娜的身軀，額前幾縷碎髮還「滴答」落著水，水滴晶瑩，襯著一張清豔的蒼白臉龐，猶如志怪故事裡勾人魂魄的水鬼。只是這水鬼的目光是與她容貌完全不符的明亮與熱忱。

很奇怪的女人。

平靜視線下移，落在那兩隻仍搭在他胸前的手上，蕭景廷濃眉蹙起，「拿開。」

陸知晚微怔，對上男人看不出情緒的狹長黑眸，心頭一凜。

差點忘了這不是什麼路人帥哥，而是主宰生殺大權、一聲令下就能把她剷成羊肉卷的封建帝王。

「是是是，這就拿開。」她忙收回手，悻悻解釋，「陛下別誤會，我絕不是有意冒犯你，方才你溺水昏迷，不省人事，我是在救你。」

救人需要嘴對嘴？蕭景廷看著這個厚顏無恥的女人，「這麼說，朕還要多謝你？」

陸知晚連連擺手，「不敢不敢。」

是她先把他撞下池子，他不找她算帳就是大人大量，謝天謝地，她哪還敢邀功。

「剛才一群馬蜂追著我跑，我急著奔逃，沒發現您會在這，一時不慎腳滑，才將您撞進了池子裡。陛下，我知錯了，還請您慈悲恕罪……」

「妳是哪個宮的，竟敢在朕面前以我自稱。」蕭景廷撐身坐起，擰著衣袖的水，「入宮之前，沒人教妳禮數？」

陸知晚心下懊惱，連忙改口，「小的……嬪妾是流霞軒的才人陸氏，入宮前學過禮數的，只是剛才落水，腦子還有些糊塗，失了規矩，還請陛下恕罪。」

「才人陸氏？」蕭景廷若有所思瞥了她一眼，「沒想到朕的後宮還有妳這樣的人才。」

陸知晚：「……」這是在誇她還是在罵她？

「嬪妾也沒想到會在這遇見陛下，若是知道，嬪妾就是被那群馬蜂螯得滿頭包也絕不會將陛下撞進河中，害得陛下受驚……」說到這，她眼中似泛淚意，語氣也充滿自責與悔恨，「幸好陛下是真龍天子，得上天庇佑，平安無事，若是陛下有個什麼三長兩短，嬪妾真是萬死難辭其咎。陛下現在感覺如何，可還有哪兒不適？」蕭景廷看著她瑩潤烏眸裡閃動的淚光，瞇了瞇眼。

剛要開口，一陣風吹來。

雖已是四月天，濕衣服貼在身上仍叫人不適。

陸知晚也被吹得打了個寒戰，卻不敢表露太多，只無比體貼對皇帝道：「陛下，起風了，濕衣服穿著容易著風寒，您不如先回宮裡，換身乾淨衣袍，再找太醫看看？」

蕭景廷也不喜這般狼狽模樣，正要起身，一雙手伸到他面前——

「您慢些，嬪妾扶您。」

蕭景廷幾乎本能地往旁偏去，精準避開。

本想討好大佬的陸知晚雙手尷尬僵在空中，待覲見皇帝擰起的濃眉，不由腹誹，好心扶你還不樂意，當誰稀罕碰你啊？

不過他這般討厭別人碰他，是潔癖還是真的不喜女色，是個斷袖？

胡思亂想之際，蕭景廷已然揮袖起身。

陸知晚也從地上爬起來，站直之後她才意識到眼前之人不僅體格健壯，個子也高。瞧這身量，起碼有一米八五？不愧是皇帝，營養就是好，她暗暗感慨著。

不料眼前之人倏然低眸，視線直直落在她臉上，「今日之事不許外傳，若叫第三人知道，後果自負。」

不輕不重的嗓音，帶著不容置喙的冷戾威嚴。

陸知晚頭皮發麻，疊聲稱是，「陛下放心，嬪妾絕對守口如瓶，不對外說一個字。」她可巴不得他忘記今天的事，畢竟把皇帝撞進河裡，若要論罪，砍腦袋也不為過。見陸知晚識趣，蕭景廷也不再多留，轉身離開。

陸知晚站在原地還有點懵，這就……走了？

又一陣冷風吹過，她打了個激靈，搓著胳膊回過神。

走了也好，就是沒想到這皇帝還挺寬容大度……斷袖怎麼了，小夥兒人挺好的。

## 第二章 震驚後宮的侍寢

等陸知晚哆哆嗦嗦回到流霞軒時，高懸天空的日頭已漸西下。

「您可算回來了！」夏禾快步迎上，當看到自家主子的狼狽模樣，驚詫出聲，「這是怎麼了？」

「唉，說來話長。」陸知晚搖搖頭，提步往院裡走去，「先弄些熱水讓我沐浴吧。」夏禾從驚愕中回過神，剛想出聲提醒，陸知晚已走進院裡，與圍坐在石桌旁的那群桃紅柳綠的小妃嬪們大眼瞪小眼。

「陸妹妹可叫我們好等呀。」身著豆綠色花草紋樣綵薄衫的趙美人最先開口，目光在陸知晚身上來回打量兩圈，掩唇譏笑，「不是說去賞花嗎？怎麼弄得這副狼狽模樣，難道你母親送的髮簪又落進池子裡了？」

陸知晚沒說話，視線掃過院中一千人，她們曾經欺負原主的記憶也如走馬燈般在腦中一一閃過。

為首的胡婕妤，正三品，是霸凌小團體位分最高的一位，土生土長的京城貴女，父親是正三品吏部左侍郎。

只因選秀時原主穿了件和她樣式差不多的煙紫色蝴蝶紋樣裙衫，從此她便看原主不順眼——

畢竟一個鄉下地方來的小縣令之女，竟然敢搶了她這個京官之女的風頭，誰給她的膽子？

而眼前這位最先開口的趙美人，趙月娥，正四品，是原主的同鄉，岳州府知府之女。

本來老鄉見老鄉，兩眼淚汪汪，可在老家時趙月娥就被原主的美貌盛名壓過一頭，後來喜歡的公子也傾慕原主，於是就此結了梁子，進宮後處處針對原主。

至於其他幾位小妃嬪，皆是胡婕妤和趙美人的小跟班，盲目跟從作惡的僂鬼。

陸知晚不願以惡意揣度他人，但有的時候人的惡意總是來的莫名其妙，毫無緣由。就比如眼前這些小妃嬪，一個個長得美貌如花，卻一次次欺辱原主，將一條無辜生命逼上絕路。

既然忍氣吞聲沒用，陸知晚捏緊手指，那就鬥！

大不了豁出這條命，帶走一個不虧，帶走兩個算賺。

稍定心神，她走上前，朝面前幾人行了禮，「不知諸位姊姊前來，有何貴幹？」

胡婕妤道：「妹妹落水，身體抱恙，我們十分記掛。正好今兒天好，特來探望。」

陸知晚皮笑肉不笑，「多謝姊姊們記掛，嬪妾身體已恢復不少。」

聽得她這不卑不亢的語氣，胡婕妤瞇了瞇眼。

從前嬌嬌柔柔、唯唯諾諾的一個人，每次見到她們就如老鼠見到貓，這次卻好似變了個人，雖仍規矩守禮，卻再無畏懼之色。

她又看了陸知晚好幾眼，才不緊不慢問：「妳這一身水怎麼弄的，莫不是真去池裡摸簪子了？」

陸知晚聽出她話中試探之意，大腦飛轉，忽的福至心靈，朝著胡婕妤歎了口氣，「說出來也不怕婕妤姊姊笑話，上次落水，嬪妾險些喪命，人都到了閻王殿前，牛頭馬面要拷嬪妾，嬪妾看著那麼粗的鏈子，嚇得腿都軟了，跪在地上直喊冤——「閻王爺看嬪妾哭得那麼慘，就問有什麼冤，嬪妾便將冤屈說了。閻王爺雖然瞧著嚇人，卻是明察秋毫，一翻生死簿，發現嬪妾果真陽壽未盡，命不該絕，大手一揮，便將嬪妾放回來了。

「這兩日嬪妾夜裡還作夢，夢裡牛頭馬面教訓嬪妾不懂事，閻王爺都饒了嬪妾一命，嬪妾都沒道聲謝。這不今日身體好些，能下地了，嬪妾就去那池子邊給閻王爺磕頭道謝去了。」說到這，陸知晚還煞有介事掏出帕子擦了擦眼角，「閻王爺大概是覺得嬪妾誠意不足吧，來了陣風，將嬪妾吹進河裡，叫嬪妾著實狠狠吃了頓教訓，下次再不敢怠慢他老人家了。」

她一口氣說完這些，胡婕妤等人也不知信了沒信，反正面色都不大好。

最後還是那趙美人開了口，擰著眉斥道：「我看妳是瘋了不成，光天化日，說什麼神神鬼鬼的胡話。」

「哎唷，趙姊姊，妳可小點聲吧。」陸知晚忙往天上看了一眼，一臉惶恐勸著趙美人，「妳覺得我瘋了也罷，可我那日真的到了閻王殿，妳們不信，我也沒法證明。但老話說得好，鬼神之事，寧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無……」

話留三分，反倒惹人遐想。

尤其陸知晚這一身濕透狼狽樣，總不可能是她自己跳到河裡吧？

胡婕妤她們到底做了虧心事，再看陸知晚這副不似往常的神神叨叨模樣，心下也泛起一種說不出的詭異感。

那日陸知晚在水裡掙扎時的確有一段短暫時間是沉下去沒動靜的……難道那會兒她真去閻王殿喊冤了？

「姊姊們若還不信，嬪妾看今晚能不能夢到牛頭馬面，若能夢到，嬪妾便問問他們，能否在妳們面前顯一顯神通，證明我所言非虛。」

陸知晚滿臉老實人的誠懇，誠懇到胡婕妤都變了臉色，沒好氣道：「我看妳是病糊塗了，說這些荒唐的怪話！身體沒好，還是在屋裡好好歇著，別到處瞎跑。」說罷也不再多留，捏著帕子匆匆起身，「時辰不早了，我們回吧。」

其餘小妃嬪連忙跟上。

直到走出流霞軒好一段路，胡婕妤才停步，回頭看了眼那冷清偏僻的流霞軒，只覺荒枝雜草，真有幾分鬼氣森森。

趙美人小心翼翼問：「胡姊姊，方才那小賤人說的……到底是真是假？」

胡婕妤哼道：「鬼知道！」

趙美人一噎，心說，可不就是鬼知道。

胡婕妤也反應過來自己這話有些不妥，臉色更黑，「這兩日莫要再提她了，晦氣！」趙美人及左右小妃嬪聞言紛紛稱是。

流霞軒內，送走霸凌團後，陸知晚急忙換下濕衣服，裹緊她的小被子。

軒內共有宮女三人，太監兩人，跟了個毫無恩寵又無錢無勢的主子，那兩宮女和太監幹活毫不積極，能敷衍就敷衍。

夏禾吩咐他們去搬熱水，他們也磨磨蹭蹭弄了半晌，直到太陽落山陸知晚才洗上一個熱水澡。

「妳別擔心，那些話都是我說來糊弄她們的。」煙氣氤氳的浴桶裡，陸知晚一身雪白皮子泛著淡淡桃粉，慢悠悠與夏禾解釋，「我今天是一時腳滑，才栽進河裡。」夏禾驚愕出聲，「您本就體弱，接連落水，萬一落下什麼病根該如何是好？」

「中午太陽大，河水不算太涼。」

「話雖如此……」主子最近也忒倒楣了些。

夏禾心下琢磨，改明兒弄些柚子葉來，給主子去去晦氣才是。

正尋思著，屋外傳來一陣嘈雜聲。

「怎麼了？」陸知晚睜開眼。

「估計小順子他們又在賭骰子，奴婢去看看。」

夏禾快步出了門。

陸知晚懶洋洋靠在浴桶壁，一會兒想起午後河邊的事，一會兒又想到胡婕妤等人。現在能嚇到她們，等時間久了，這招估計就不管用了，下次她們再來找碴，自己該怎麼應付？

她發著愁，簾外傳來「吱呀」門開聲，而後是匆匆腳步聲。

「他們真在賭骰子？」

陸知晚漫不經心問了句，抬眼見到夏禾一張臉龐漲得通紅，不由奇怪，「出什麼事了？難道打起來了？」

「不是不是，是天大的喜事！」望著浴桶裡雪膚花貌的美人主子，夏禾激動得嗓音都破音了，「養心殿的余總管來了，說是奉陛下之命，接主子今夜侍寢呢！」

「我侍寢？」浴桶裡，陸知晚震驚地站了起來。

猝不及防顯露在外的雪白胴體叫夏禾「唰」地紅了臉。

主子本就生得嬌媚，這一身白嫩皮膚又牛乳凝脂般，肌理細膩，骨肉勻亭，莫說陛下一個血氣方剛的男人，便是身為女子的她都要挪不開眼。

這樣貌、這身段，今夜定能俘獲陛下的心，他們流霞軒的未來也有希望了！

「主子從前不是常說，福兮禍之所伏，禍兮福之所倚嗎？咱們流霞軒可算是時來運轉了！」夏禾滿懷期待地看向浴桶中人，「主子快快更衣吧，奴婢替您梳妝，保管將您打扮得光豔動人，叫陛下一見難忘。」

陸知晚扯了扯嘴角，哪還需要靠打扮，第一次見面就把他撞進河裡的妃嬪，想忘記也難吧。

不過這男人搞什麼鬼？白天還一副「這事就此翻篇」的態度，這才過去幾個時辰，突然召她侍寢？

而且他不是不近女色？先前想扶他一把他都一臉嫌棄，現在叫她侍哪門子的寢！難道他回去之後，越想越氣，又想找她算帳了？

她就說嘛，這吃人的皇宮哪有好人！

這邊，陸知晚對於即將到來的侍寢忐忑焦慮，惴惴不安，另一邊，皇帝召幸流霞軒才人陸氏的消息，長了腿一般傳遍東西六宮。

胡婕妤與趙美人同住在長春宮，聽聞此訊，皆以為自己耳朵出了問題。

「陛下召幸陸知晚？流霞軒那個陸知晚？」胡婕妤難以置信，「陛下怎會知道她這號人物？」

「她就是個慣會裝可憐的狐媚子！沒準兒是靠著落水裝病的事引起了陛下的注意！」趙美人雙手緊掐榆木紅漆貼金藤面椅的扶手，修剪尖細的指甲摳出一道深深印子，「胡姊姊，妳說她午後突然出門，會不會就是勾引陛下去了？」

胡婕妤柳眉蹙起，低聲喃喃，「怪不得她跟我們說話時態度都不如從前敬畏，原來是去勾引陛下去了……」

她越想越覺得今日午後定然發生了什麼她們不知道的事。

沉吟片刻，她吩咐宮人，「去查一查白天陸知晚都去了哪。」

與此同時，燈火通明的永和宮內，後宮位分最高的顧貴妃也沉著臉，喚來心腹太監，「去養心殿打聽，陛下白日去了哪兒。」

心腹太監應聲退下，一側的大宮女素衣上前替顧貴妃捏肩，「娘娘消消氣，那陸氏不過是個才入宮的才人，其父也只是岳州府下一個小縣令，成不了什麼氣候。」

「她現在是個小才人，過了今夜就不一定了。」

一襲湖藍色緞繡孔雀長袍的顧貴妃靠坐在美人榻上，纖指緊握掌心豔紅的珊瑚珠串，姣美臉龐籠著一層寒霜，「這個陸氏還真是好本事，前幾日落水，身子都還沒好全吧，竟一聲不吭入了皇帝表哥的眼……早知上回我就不該多管閒事，叫她被淹死，一了百了。」

「娘娘就是心太善。」素衣捏肩的動作不停，「殿選那日，娘娘就該擇她出宮。」

「妳以為本宮不想？」顧貴妃哼道：「可那日姑母就在我身邊，還誇陸氏貌美心嫋，若我將她擇出去，豈不是和姑母唱反調，顯得我氣量狹小不容人？」

而且那會兒她也沒想到，一向不與人親近的皇帝表哥竟會有召幸後妃的一天！

她與表哥青梅竹馬又入宮兩年，都未曾得到與他同床共枕的機會，這個進宮才三個月的陸知晚憑什麼？

陸知晚也很想知道，這個難得的機會怎麼就落到她的頭上。

寬敞的轎輦停在養心殿門前時，天色已然全黑，一輪明月籠罩著紫禁城，這座巍

峨皇城在寂靜夜色裡越發顯得森嚴。

「陸才人，您這邊請。」

太監總管余明江在前頭帶路，他年近四十，皇帝尚在襁褓時便由其照料陪伴，他與皇帝雖是主僕，感情卻勝過主僕，是以他在內廷之中很是受人尊敬。

如今他親自迎接陸知晚，又畢恭畢敬地引路，引得養心殿門前的侍衛與宮人都不由側目。

陸知晚被那四面八方探來的目光看得怪不自在，長指捏住韶粉色纏枝葡萄紋外衫衣角，故作鎮定地跟著余明江向殿內走去。

她心裡亂得很，也不敢四處張望，不知走了多久，前頭傳來余明江略細的嗓音——

「陸才人，您在此稍候，陛下忙完便過來了。」

陸知晚這才抬眼朝前看去，只見眼前的寢殿富麗堂皇，錦緞繡簾，華燈輝耀，正前方是掛著重重明黃色幔帳的龍床，那長寬尺寸簡直比她流霞軒的寢屋還大。

天子居所果然非同一般。

正感慨著，面上感到一道打量的目光，她定下心神，便見面白無鬚的余明江似笑非笑望著她，「才人若無其他吩咐，奴才先行退下了。」

陸知晚怔了怔，擠出一抹客氣笑容，「有勞余總管帶路。」

余明江笑了笑，「陸才人客氣。」

他剛抬步，陸知晚忽又出聲，「余總管等等。」

「陸才人？」余明江停下腳步，詫異看她。

陸知晚抿了抿唇，難掩緊張，「余總管可知陛下為何突然召幸我？」

余明江微怔，而後笑道：「才人這話說的，陛下召幸哪位妃嬪，心思豈是奴才們能猜度的。」

「可他不是……」對女人不感興趣嗎？

余明江何等精明之人，猜出陸知晚未竟之言，仍是那副和氣笑模樣，「要不怎說才人您好福氣，後宮眾妃嬪裡，就數您頭一個被召來養心殿。您也別緊張，安心等著陛下，好生伺候便是。」

語畢，他不再多留，行禮退下。

寢殿兩扇大門闔上，陸知晚一個人站在這全然陌生的華麗宮殿裡，渾身長滿刺般，哪哪都不自在。

再看身後那張偌大的黃花梨十柱拔步龍床，心口咚咚直跳，難道下午那個離譜的相遇，叫皇帝產生了一種「呵，女人，妳引起了我的興趣」的霸總效應，這才把她弄來侍寢？

若真是如此，那她待會兒就要和一個只有一面之緣的男人醬醬釀釀？雖說她是現代人，可白天見面，夜裡就滾床單，速度也忒快了些！

也不知胡亂想了多久，緊閉的殿門外窸窸窣窣傳來了動靜。

陸知晚心下揪緊，纖薄的脊背宛若一根被拉滿的弦，繃得筆直僵硬，如臨大敵般站在桌邊，等待著那扇門被推開。

第三章 想抱大腿當寵妃

終於，「吱呀」一聲，殿門打開。

明亮的暖黃色燭光下，身著寬大煙墨色長袍的俊美男人，單手負在身後，緩步入內。

隨著他的步伐接近，陸知晚的心跳越來越快，大腦也因極度緊張而變得空白。

直到年輕帝王走到面前，蹙眉乜了她一眼，「妳入宮前當真有學規矩？」

陸知晚這才後知後覺反應，連忙行禮，「嬪妾……嬪妾陸氏，拜見陛下，陛下萬福金安。」

微顫的尾音落下，殿內便陷入一陣靜謐，遲遲未曾響起叫起聲。

陸知晚維持著屈膝的動作，動也不敢動。

她能感受到面前之人的視線落在她身上，從挽起的精緻髮髻沿著後脖頸，慢慢梭巡往下，劃過背脊、手臂，最後又從腳尖落回她的額前。

這沉默審視的目光，叫陸知晚越發心慌，就好像他是獵人，她是他剛捕獲的小羔羊，正琢磨哪一塊更好下刀。

就在陸知晚身形微抖，快要繃不住時，頭頂總算傳來男人低沉的嗓音，「起來吧。」

陸知晚如聞天籟，忍著發麻的小腿直起身子，「謝陛下」三個字喊得真情實感。

餘光瞥見身前男人自顧自走向那張寬大的龍床，才鬆下的心又猛地提到嗓子眼。

不是吧，才說一句話就直奔主題？不說喝點小酒烘托一下氛圍，多說兩句話熟悉一下彼此也好啊。

蕭景廷走到床邊坐下，抬眼見著仍在原地呆若木雞的女人，眉梢輕挑。

只見朦朧燭光間那女人梳著飛仙髻，下著牙色折枝蘭花的襦裙，外罩著件薄紗質地的韶粉色繡花長衫，籠著年輕婀娜的身段，最裡頭的銀紅色肚兜和雪白藕臂在輕紗之下若隱若現，猶如聖潔高山上一捧白雪被煙霞籠罩，純潔無瑕，又透著幾分香豔。

這副模樣，與午後河邊的女水鬼簡直判若兩人。

長指無意識摩挲了下指腹，蕭景廷眸光輕晃，沒想到這瘋女人正經打扮起來還挺好看的？

若叫陸知晚知道她這副「美若天仙」的盛裝模樣在蕭景廷口中只得了一句「挺好看」的評價，定要吐槽他眼瞎沒眼光。

只是現下她站在原地屏息凝氣，局促不安，活像個等待審判官丟下判決的刑犯。

頭頂那道帶著無形威懾力的視線停留了好一陣才緩緩挪開。

而後榻邊的帝王輕敲床沿，語氣平淡道：「妳很緊張？」

何止是緊張，陸知晚感覺自己快要喘不上氣厥過去了。

她垂著頭，嗓音發緊，「陛下龍威深重，嬪妾腆見天顏，實在惶恐……」

「白天在河邊輕薄朕時，可沒見妳惶恐。」

輕薄？陸知晚錯愕，待對上男人一本正經的臉龐，不禁大喊冤枉，「陛下明鑒，嬪妾白日種種舉動，都是為了幫陛下甦醒，絕無乘人之危輕薄之意！陛下若不信，嬪妾可對天發誓，以明心志。」

敲著床沿的長指停下，蕭景廷睇著她，「聽妳這話，輕薄朕，妳倒委屈了？」

陸知晚連忙搖頭，「不委屈不委屈。」

蕭景廷道：「那妳承認輕薄朕了。」

陸知晚：「……嬪妾沒有！」

她都說了那不是輕薄，這男人怎麼這麼番呢。

就在她準備解釋一下人工呼吸和心肺復甦的急救原理時，榻邊男人直起腰身，幽深的目光再次落在她的臉上。

帝王的威嚴氣場太過強盛，陸知晚被他這般盯著，整個人就跟被施了定身術似的，腦子都變成漿糊無法思考。

兩人隔空對視著，誰都沒說話，殿內又變得靜悄悄。

窗外竹影綽綽，有晚風從窗縫鑽入，吹動燭光搖曳。

良久，榻邊帝王才收回那道意味不明的目光。

陸知晚剛要鬆口氣，又聽男人沙啞的嗓音緩緩傳來——

「到床上來。」

有那麼一瞬間，陸知晚懷疑自己出現了幻聽。

她愣著沒動，於是蕭景廷又重複一遍，「過來。」

似乎嫌她反應太遲鈍，他還伸手拍了拍床。

耳朵不好使，眼睛總能看見。

看著那拍動的鬆軟床榻，陸知晚目光恍惚，蒼天菩薩，這是真要侍寢的節奏？

他要是態度堅決，自己這個身分也沒法拒絕，萬一拒絕得不好，惹怒皇帝，沒準兒嘍嚓一刀，直接拖去亂葬崗餵狗了。

算了算了，躲得過初一也躲不過十五，不就是醬醬釀釀嗎？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跑，這些年她網路也不是白逛的。

開始不是還發愁不知道該如何應付後宮霸凌團嗎，不如把握住這次機會，好好伺候皇帝，若能順利抱上大腿當寵妃，諒那什麼胡婕妤趙美人也不敢拿她怎樣。

思及此處，陸知晚難得鼓起勇氣，正面瞧了床邊的皇帝好幾眼。

何況他這張臉生得不賴，又是個從未臨幸過任何妃嬪的處，這樣的條件放在牛郎店裡高低也是個頭牌，一晚上可要不少錢……嗯，這波不虧。

迅速做好心理建設後，陸知晚權當自己接了個後宮劇本，也不再忸怩，邊回想電視劇裡寵妃博取聖寵的手段，邊朝床邊走去。

「陛下……」陸知晚垂著眸，夾著嗓子柔柔道：「嬪妾來了，不知您有何吩咐？」這刻意放嗲的嗓音叫她自個兒頭皮都有些發麻，不過男人應該挺吃這種嗲嗲的夾子音？

她低頭裝羞澀，全然沒注意到男人微蹙的眉。

沉默看了她兩眼，蕭景廷淡淡開口，「坐下。」

「是。」陸知晚聽令，老老實實在他身旁坐下。

蕭景廷薄唇輕抿，又道：「牽朕的手。」

陸知晚：「嗯？」

她……牽他？

蕭景廷雙眸睜起，「有問題？」

「沒有沒有。」陸知晚擠出一抹羞答答的笑，「嬪妾這是受寵若驚，一時高興得不知道該怎麼辦了。」

嘴上這般說著，動作也不敢怠慢，她朝著男人伸出手。

還別說，他模樣生得好，就連手也生得格外好看。

腕骨寬大結實，長指骨節分明，白皙乾淨，手背透著淡淡青筋，只這般隨意搭在床沿，都透著一種美玉精心雕琢的矜貴之氣。

雖然知道是在演戲，手指搭上男人溫熱手背的剎那，陸知晚的心跳還是漏了一拍，瑩白雙頰蔓起的緋紅也不是全然作偽。

而指尖觸碰的那隻手似想避開，又克制著沒避。

這微小的閃躲叫陸知晚心下疑惑，忐忑看向皇帝，「陛下？」

蕭景廷面上並沒有多少表情，只直勾勾看向碰在一起的兩隻手，喉頭滾了滾，啞聲道：「繼續。」

陸知晚有些懵，繼續什麼？

蕭景廷道：「握住它。」

陸知晚：「……」

雖然知道他是說握手，可這樣說出來總感覺怪怪的。咬了咬唇瓣，她克制著自己腦中蔓延的黃色廢料，張開手指，整個握住了那隻大手。

與他相比，她的手太嬌小，壓根無法蓋住他寬大的手背，只能勉強握住他四根手指。

「陛下，這樣行嗎？」她仰臉問他。

蕭景廷對上她那忐忑謹慎的瑩潤水眸，好似看到一隻在給老虎捋鬚的膽小兔子。現在這兔爪子握著他的手，肌膚相碰間的溫熱與柔軟，陌生、奇怪、有些不大適應，卻出乎意料的不會像旁人碰他時那般令他排斥噁心。

擰起的濃眉皺起又鬆開，蕭景廷壓低眉眼，喉間發出低低的一聲「嗯」，聽不出太多情緒。

但陸知晚觀著他舒展的眉眼，覺得他應該是滿意的。

滿意她牽他？噴噴，看不出他還是個死傲嬌，喜歡女孩子主動和他貼貼。陸知晚心下腹誹，面上老老實實牽著男人的手。

這般牽著手坐了好一會兒，眼見身側之人遲遲沒有其他動靜，陸知晚不禁納悶，難道他打算就這樣牽手坐一晚？

雖說他未嘗過男女情愛，但二十二歲的年紀，擱在古代也老大不小，不至於這麼純情吧……

難道在等她主動？

就在陸知晚決定主動進行下一步驟，剛抬起頭，恰好對上男人望過來的漆黑狹眸。四目相接，她眸光閃爍，蕭景廷突然鬆開她的手。

陸知晚驚詫，「陛下？」

蕭景廷看著她，面無波瀾道：「時辰不早了，就寢吧。」

陸知晚：「……」

蕭景廷指了指龍床，「妳睡裡側。」

仍是那副平淡的語氣，卻叫人不敢拒絕。

雖然一頭霧水，陸知晚還是乖乖聽從吩咐，爬進了龍床裡側。

直覺告訴她，皇帝口中的「就寢」應該不是她想像中的那回事，畢竟現在這個氛圍就很謎，壓根沒有歡好前該有的面紅心跳。

事實證明，她的直覺沒錯。

外衫脫了，燈光滅了，重重疊疊的明黃色幔帳也放下了，偌大一張龍床上的年輕男女，卻只是蓋著同一張被子肩並肩躺著。

黑暗中的陸知晚：「……」

實錘了，皇帝果然不行！

不然自己這麼個活色生香的大美人躺在他身邊，他竟能無動於衷不撲倒？這是吃了九個柳下惠十個唐僧才有的定力吧。

不過他既然不行，為何還要找自己過來侍寢？難道想用她當幌子，對外證明他是行的？

也不知胡思亂想了多久，靜謐的幔帳冷不丁響起男人磁沉的嗓音，「為何還沒睡？」陸知晚呼吸一緊，而後兩隻手揪著被角，放柔語氣，「回陛下，嬪妾是太歡喜了太激動了，一想到能與陛下同床共枕，實在是三輩子修來的福氣，現在還如作夢一般。」

她說完這話，身旁之人遲遲沒有出聲。

陸知晚謹記著自己體貼溫柔的人設，偏頭詢問：「陛下怎麼也沒睡？」

這回對方總算開了金口，「妳呼吸太亂。」

陸知晚：「……」

「朕不碰妳，快些睡吧。」

陸知晚頰邊發燙，心下恨恨，說得她很想他碰似的！

好在有黑夜遮掩，身旁之人也看不清她咬牙切齒的表情，只聽得見她溫溫柔柔的嗓音。

「既然您覺得嬪妾氣息太亂，嬪妾蒙著被子睡好了。陛下也快些歇息吧，明兒個還要早朝，若是沒休息好，那就是嬪妾的罪過了。」

話音落下，帳內又陷入一陣漫長沉寂。

陸知晚：「……」怎麼又不出聲了？這麼高冷嗎。

沒等她尋思明白，身側響起男人淡淡的一聲「睡吧」，好歹緩解了一些帳中的謎之尷尬。

陸知晚暗暗鬆了口氣，也不再出聲。

雖說是陌生的床榻，旁邊還躺著個陌生男人，但一旦接受他「不行」的設定，陸知晚便放下緊張戒備，白日攢了一天的疲累也化作睏意席捲而來，叫她很快便沉沉睡去。

月影朦朧，萬籟俱寂。

聽著耳畔響起的均勻呼吸聲，蕭景廷闔著的狹眸緩緩睜開，偏頭朝一側看去。床帷間光線晦暗，看不清那女人的模樣，只能瞧見一個朦朧的輪廓。因著她的存在，帳中除了他慣常用的龍涎香氣，還多了一絲若有似無的女子脂粉甜香……後宮裝腔作勢的女人並不少，但像她演技這樣拙劣卻不招他討厭的倒是頭一個，就是不知她能演多久。至於自己為何唯獨不排斥她的觸碰，且留她在身邊，再觀察一陣子。

翌日清晨，陸知晚是被人推醒的。

上一刻，她在夢裡買了個加蛋加腸加雞柳的煎餅果子，香氣噴噴，金黃焦脆，她美滋滋剛要下嘴，手臂就被人猛推一下。

豪華版煎餅果子「啪嗒」掉一地，她的心也跟著「嘩啦」碎了，剛想罵是哪個混帳走路不長眼，睜眸就對上一張冷冷清清沒什麼表情的俊美臉龐。

「總算捨得醒了？」

陸知晚懵了好一會兒才反應過來自己現在在哪，昏沉腦袋霎時比喝了八杯冰美式還要清醒。眨了眨剛醒來還有些濕潤的烏眸，她掀著被子，朝榻邊的男人擠出個訕訕笑容，「陛下早啊。」

蕭景廷將她的表情盡入眼底，「不早了。」

陸知晚往外看去，簾帳外的光線還灰濛濛的，天都沒亮，這還不早？

蕭景廷道：「五更上朝，現下已過四更天。」

陸知晚啊了聲，頗為同情地看他，「原來陛下每日都這麼早上朝，真是辛苦了。」不過他上他的朝，把她推醒幹麼？

不對，她現在是侍寢妃嬪，老闆都要去上班了，當員工的哪好繼續睡懶覺！

她在心裡為自己的遲鈍懊惱，抬頭就見皇帝一副「妳有腦子，但不多」的目光望著她。

陸知晚：「……」好像被鄙視了。

「陛下恕罪，嬪妾頭一回侍寢，有些規矩的確不懂，還請您多擔待。」她邊從舒適被窩起身，邊誠懇保證，「下次嬪妾一定注意！」

「下次？」蕭景廷淡淡瞥了她一眼，「妳還想侍寢？」

「呃……」這什麼破問題，叫她怎麼答。

說想的話顯得她不矜持，說不想的話又違背她想抱大腿當寵妃的計畫。

糾結一番，她決定拋棄羞恥豁出臉皮，一雙水靈靈烏眸望著面前的男人，眨巴眨巴著大眼道：「不瞞陛下，嬪妾尚未入宮前就聽過陛下威名，心生仰慕。昨日機緣巧合相遇，見陛下不但如傳聞裡所說的英俊倜儻，還胸襟寬廣不計較嬪妾的過錯，這份賢德寬厚的品行叫嬪妾越發敬仰。若陛下不嫌棄嬪妾愚笨，嬪妾自然願意長伴陛下左右，盡心侍奉。」

含情脈脈說完這番話，陸知晚自己都快吐了，只能暗暗掐掌心，提醒自己演員的

修養——表情管理不能繃，眼神戲要真誠！

外頭夜色雖褪，寢殿內的光線依舊灰暗朦朧。

蕭景廷垂眸，看著面前嬌羞乖巧的女人好一會兒，忽而扯了下唇角，低笑出聲。

這聲意味不明的笑，給陸知晚整懵了。

笑什麼啊！她在深情告白，能不能稍微尊重一下她的演技。

好在蕭景廷也就笑了那麼一聲便斂了笑意，提步上前。

男人高大的身軀陡然靠近，那雙幽深黑眸居高臨下睇著她，嗓音低緩，「妳說，妳仰慕朕？」

男人的目光銳利清明，好似直直看進她心裡。

陸知晚掌心掐得更緊，全靠演員的信念頂著頭皮發麻的壓力，誠懇點頭，「像陛下這樣英明神武之人，天底下怕是沒有哪個女子能不愛慕，嬪妾自然也不例外，難道陛下不信嬪妾的心意嗎？」

「妳的心意……」蕭景廷瞥過她緊張繃起的肩頸，眉梢輕挑，「看妳逗朕笑出聲的分上，姑且信妳。」

陸知晚肩膀放鬆，長舒口氣，「陛下信就好。」

誤不對，誰逗他笑了！所以他剛才真是在笑她的表白？

不等她多想，便有太監端著皇帝朝服冠冕進來。

陸知晚也沒閒著，盡著妃嬪責任伺候他穿衣，雖說動作有些生疏，但有太監們在旁搭把手，整個過程還算順利。

待穿戴齊整，外頭天色也明亮不少，有太監上前提醒太和殿朝臣們已到。

蕭景廷抬手揉了揉眉心，似有些不耐煩，「知道了。」

再看柱子旁耷拉著腦袋悄悄打哈欠的陸知晚，他眸光微動，朝她勾了勾手，「過來。」

忽然被點名的陸知晚一驚，立刻打起十二萬分精神上前，「陛下還有何吩咐？」

「牽手。」

陸知晚：「……」

疑惑歸疑惑，陸知晚還是照吩咐像昨晚一樣握住了他的手。

與昨夜牽手不同的是，這次她握了一會兒，那隻大掌忽然反握回來，不但反握了還像發現什麼有趣玩意般不輕不重捏了兩下。

陸知晚都愣住了，一時不知該怎麼應對這種「挑逗」行為。

直到蕭景廷鬆開她的手，語氣平靜道：「朕上朝了。」

她才怔忪回神，「……嬪妾恭送陛下。」

身著朱紅色團龍紋朝服的年輕帝王轉身離去，左右一千太監也都簇擁跟上。

方才還熱鬧的寢殿霎時變得靜謐，只剩下陸知晚摸著詭異發燙的臉頰，一肚子莫名其妙。

這皇帝什麼毛病，不和她睡覺，卻喜歡拉小手？別真是個純愛戰神吧。

想不明白陸知晚也懶得再想，趁著天色還沒大亮，這會兒也沒人過來管她，便又躺回床上，扯過被子睡起回籠覺。